

那文江 著

香港新世纪出版社



貴族軼事

贵族轶事

那文江 著

新世纪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香港

貴族軼事

作者：那文江

出版：香港新世紀出版社

地址：香港南丫島寶華園85號A座二層

通訊：香港南丫郵政局21號信箱

印刷：新世紀印務公司

版次：一九九二年十月初版

定價：港幣三十圓 人民幣四圓五角

書號：ISBN 962-497-116-1

(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)

清朝多軼事

貴族皆滿朋

清朝多軼事

貴族皆滿朋



作者近照

是个十足的活程口，见着人接不住火儿，擦胳膊挽袖子，还真要动手。

秦三爷见状，大惊失色，回身要逃。他身后的跟班可不是吃素的，刚才见时副管逃了，他不便^抢活，此时立即上前，抬手一警棍，狠歹歹的，正敲在赵大螃蟹的^{脑壳}上。赵大螃蟹~~AND~~跟秦二爷已打得晕头转向，哪里还受得了这一击，立时摔在地上。

秦二爷见了那个跟班，情知不妙，转身想溜，那警棍已然落在他的头上，发出“叭”的一声脆响，由于未例，跟班的手再一抬，又重击的一“叭”，秦

自序

(一)

当汗水溶入大海的瞬间，我的丑小鸭终于挤破了那并不太坚硬的蛋壳。

于是，自己多少年的梦想成为现实。

尽管书中会存在缺点和不足，然而本人依旧深爱不已，就象爱自己的孩子；尽管书中几多困苦，几多艰辛都在不言中，然而，这毕竟是苦后甜。

(二)

说来，仅仅是十几年之前。

那时，自己梦里都想，不只是明白的时候。

一天到晚，只想一件事，用尽全力发一篇东西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无论什么体裁，无论多大篇幅，唯求能变成铅字，印在纸

上,尤其是“那文江”三个字。

总之,自己挖空心思,拼凑出一篇又一篇文字,装进信袋寄出去。那些可怜的“孩子”,命运如果好些,则被人家“枪毙”后,加上“此稿奉还,欢迎赐稿”字样,使之尸骨还乡;命运如果不佳的,便是泥牛斗入海,一去无消息。

时至今日,每每念及那时光景,心中自然会产生这么一点感觉或那么一点“滋味”。

后来,自己的“孩子”终于混上了地区文联的一个刊物,千真万确地成了“白纸黑字”。

因此,难免热泪盈眶,难免心儿颤颤,难免一激动就好些日子。

(三)

转眼十几年过去。

可能正应了人生如梦,转眼就是百年的古训罢,十多个春夏秋冬,真的弹指一挥间。

当初,自己连梦也不敢这样做,竟能在大小刊物上,接二连三地发表五六十万字的文学作品,以小说为主,兼有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之类,都印到了纸上,不仅铅字,还有激光照排等时新货。而且时不时地有那么一两家刊物前来邀稿。这般光景,与早前相比,似乎是可以美一美的当口,却时感茫然,时感无所适从,想激动也激动不起来。

于是,便想起了子曰的吾日三省吾身,竟悟出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那份道理。

(四)

后来，自己致力于小说创作。可能是由于满族出身的缘故，对清朝历史和满族生活方面的内容倍感亲切。这样，《泪洒国公府》、《腰斩俞鸿图》、《哭三爷外传》、《贵族轶事》、《宦海沉浮》等相继刊发，笔下人物，既有当时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平民；既有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张子长和龙玉秀，也有横行霸道、十恶不赦的松勇父子；既有聪明绝伦的秦术等人，也有令人啼笑皆非，可怜可悲的哭三爷之辈，自认为人物性格独特，蛮有味道。当初发表之时，读者反映也很不错。虽然不排除其中大概有恭维成分，但用说得过去几个字来形容，我想这总不过分罢！

(五)

此次，本人选出六篇小说，结集出笼，实实在在是应该激动一番的，但却仍然激动不起来。

这，究竟为了什么呢？

可能是怕，怕有那么几位挑剔的读者饶不过自己。

原来是要求严了。

原来是标准高了。

细细加以品味，自认为并非坏事。

不知读者您以为如何。在此，我只有拜托了。

作者

目 录

自 序

腰斩俞鸿图.....	(1)
宦海沉浮	(31)
凤子龙孙	(82)
贵族轶事.....	(101)
泪洒国公府.....	(112)
哭三爷外传.....	(176)

腰斩俞鸿图

雍正十一年七月，官居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俞鸿图奉旨出任湖北学政。

这是一个极其荣耀、却又十分艰苦的差事。说荣耀，只因出任学政，待遇就与总督和巡抚相同，在那些一心一意奔仕途，企望光宗耀祖和荣华富贵的人眼里，大宗师的地位，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；说艰苦，他要受到种种约束，不能携家带眷，出入交往都要遵从严格的仪制。

俞鸿图接了圣旨，回府做了一番准备，然后又到父亲俞兆晟府邸辞行。随后起身，身边只带了一个老家人俞成，坐上官家准备好的八人抬绿呢大轿匆匆赶至武昌，住进了学政署衙门。

俞鸿图，年近五十，身高不足五尺，却很胖，圆圆的胖脸上有一对不很大的眼睛，下颏稍稍有点地包天儿。他出生在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，二十出头便中了进士，气盛得很。平时，他待人严厉，府上从夫人孩子，

到清客仆人，都得看他的脸色行事。不过，他倒十分谨慎。他领教过皇家的规矩，闹不好脑袋就会搬家，尤其是考试的事，更马虎不得。古往今来，在这方面不慎丧命的大有人在，顺治时有李振邺，方猷、钱开宗等，康熙时有赵晋、王日俞、方名等，都是如此。就是他自己，在雍正四年丙午科考时，查嗣庭为江西主考官，他为副主考，因为考试命题是《维民所止》，雍正皇帝多疑，怀疑“维、止”二字为“雍正”去头，便将二人逮捕下狱。到后来，查嗣庭死于狱中，且还以“心怀怨望，讽刺时事”，定为“大逆不道”罪，戮尸枭首，其子被处死，家属被流放，并因为查嗣庭为浙江人，停了浙江乡试和会试。俞鸿图在狱中申辩同《维民所止》一题无关，说他曾出《日省月试》题，主考查嗣庭没有采用，事情证实以后，他才免于死罪。

几年来，他倍加小心，从不敢在文字上有半点闪失。这次湖北院试，他格外注意，闭门谢客，把自己关在书房之内“子曰诗云”。他吩咐门上人，亲朋故旧一律挡驾，即使总督巡抚来访也不例外。

俞老夫子以为，这样就可万无一失了，他万万想不到，大祸却起于萧墙之内。

俞鸿图的府邸在北京报子胡同，家中有一妻二妾。大夫人秦氏，是他的发妻，长他三岁。结婚那年，他才十三岁。当初，大女人为了他能够读好书，吃了比男人还多的寒窗苦。不料他中了进士以后，慢慢跟她疏远起来。俞鸿图三十岁上娶了二夫人窦氏。窦氏是位大家闺秀，粗通文墨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夫妻唱和，倒也美满。只可惜，窦氏半路暴疾身亡。为此，俞鸿图难过了好些日子。两年前，他已经谢了半个头顶儿，可人老心不老，不惜千两白银，买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做了三房小妾。

三房林氏，年方二十有一，天生丽质，光彩照人，一对杏眼，顾盼之间，风流绝世。俞鸿图纵然一身英雄气概，见了林氏，竟也销魂荡气，一切置之度外了。殊不知，这林氏杨花水性，甚是轻浮。俞鸿图年近五十，精力不比年轻后生，加上老气横秋的样子，林氏心里十分厌烦。这女人奈不得寂寞，暗中同仆人四平打得火热了。

这一回，俞鸿图接到特简出任湖北学政的上谕以后，他首先辞别林氏。当时，林氏一对娇眼里洒下两串泪珠，口口声声要跟他去湖北。

“夫人不必为我耽心，有俞成在身边侍候，料也出不了什么差错。”俞鸿图说着，真的动了感情，两大滴老泪险些滚落下来，“三年光阴，染指之间便过去了，夫人自己珍重，我会时常给你捎信来的。”

“妾心里有数，终不会连累老爷的。”林氏撅着嘴，半撒娇地说。

俞鸿图以为夫人一时间听自己一去三载，想不开，随口说说而已，他万万想不到，会真的跟到湖北来。

八月的一天，也就是湖北院试的前两天，俞鸿图正在书房之内读《吕氏春秋》，忽听身后有脚步声，回头去看，正是老家人俞成。

“老爷。”俞成垂手站在那里，看着主人的脸色说，“四平捎话来，说夫人到了，住在得月楼上，还说夫人说她不好过来，请老爷晚间想法子过去。”

俞鸿图一惊非小：她到底来了。这些日子，他心里自然十分思念林氏。然而，林氏如今真的来了，他不能不害起怕来。他明白这不是件好事，万一叫人察觉，一生功名就丧失尽了。可是又

转念一想，觉得林氏多情而来，自己要是由于胆小怕事而不去相会，觉得实在说不过去。他把手中的书放下，端起茶杯，一边思索着，一边呷了一口茶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唉！真是太任性了。”

俞成垂手而立，等着吩咐。

过了一会儿，俞鸿图突然对俞成说：“你速去得月楼，请夫人千万慎重，万万不可走露消息，惹出事端非同小可。”他见俞成还不动，便催促道：“快去快回，别耽误了，说我一定去看她就是了。”

“老爷，这事可了不得……”俞成像是有许多话要说似的。

“不必多言，见她一面，然后劝她回去。”俞鸿图很不高兴地打断了俞成的话。俞成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终于忍住了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“回来时，你想着给门官打点些银子。”俞鸿图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知道了。”俞成答应着退了出去。

俞成是俞府的老家人，早年侍候太爷俞兆晟。康熙五十一年，俞鸿图进士及第，在翰林院供职后，分府出来，太爷对年轻气盛的儿子放心不下，就让俞成跟了儿子，原因很简单，为的就是到什么节骨眼儿上规劝儿子，。不料想，俞鸿图除了对小女人有点好脸色之外，连孩子们都惧他三分，俞成做为仆人就是有天大本事也是枉然。

月上中天的时候，俞鸿图主仆二人换上青衣小帽，偷偷溜出了学政署，绕过总督衙门，往东走了大约一刻钟，便来到一座两层楼前。

这座楼东侧临湖，西侧一棵百年老柳，难得柳枝儿轻扬，楼前甬道两旁是两片绿地，显得分外幽静。楼的门眉之上，高悬一

块黑色牌匾，上书三个烫金大字：得月楼。

此刻，俞府的年轻仆人四平早已在楼前恭候。

“给老爷请安！”四平满脸堆着谦恭的笑意，本来很挺直的腰板儿下意识地躬了下去。

俞鸿图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要做声。四平心领神会，在头前引路，很快把主仆二人引上楼去。

林氏正斜倚在软床上，摆弄着一把牙雕小扇，扇又不扇，放又不放的样子。她的贴身丫环小玉坐在梳妆镜前，玩着一块罗帕，两个人谁也不讲话。

这时，木制楼板“咚咚”地响了起来。

这层阁楼被林氏花银子包下了。听到脚步声，林氏的眼睛亮了，像猫儿发现了一条大鱼。她知道是“老东西”来了，急忙起身下床。

“夫人，”俞鸿图抢步进房，轻轻地唤了一声。

“老爷，”林氏站在俞鸿图面前，眼睛里竟然浮着一层泪光，一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。

说话之间，小玉和四平已摆好酒菜，然后，他们一起悄然退了出去。

俞鸿图跟林氏二人推杯换盏，情深意长，说不尽的体己话。他手搭在林氏的肩上，不错眼珠地端详自己的小夫人，真是百看不厌。

林氏也喝了酒，那张俊俏的小脸儿红扑扑的，胜过那熟透了的红苹果。她被老东西看得有些不自在，娇嗔地说：“妾不是早就打发四平捎信儿给老爷了么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见，真是让妾望穿秋水啊！”

“唉！”俞鸿图叹了一口气，“老夫身为朝廷命官，王命在身，

那里由己呀。”

“老爷胆子太小了。”林氏娇滴滴地说。

“非也！”俞鸿图摇了摇头说，“夫人有所不知，假如我二人见面之事为他人察觉，你我悔之晚矣。”

“真是的，”林氏越发娇嗔起来，“我们夫妻也只得靠这种办法幽会了，像是偷人似的。”

俞鸿图迷迷糊糊地笑了：“亏夫人想着我，不然空对良辰美景，两处相思，两处闲愁了！”

“唉，”林氏长吁一声，显得很失望，“老爷要是总怕这怕哪，妾在武昌也是枉费一场心机。”

俞鸿图虽然有些迷糊，但让林氏说得心情激动起来。他郑重地说：“夫人多情，老夫如何会让你空守客房，到时我会想办法出来，夫人放心好了。”

林氏听了这句话才笑了，样子甜甜的。她把手中的扇子伸向烛台轻轻一摇，蜡烛便灭了。

五更时分，俞鸿图主仆二人溜回了学政署。守门人早被俞成用银子买通好了，自然装做什么也没看见。

俞鸿图回到卧室，头有些沉。他见天色尚早，就又合衣睡了一会儿。

辰时，俞鸿图起身更衣，然后二人出了学政署大门。轿子已经候在那里，一班差役左右站立，恭恭敬敬，连一点声息都没有。俞鸿图进了轿子，差人开始鸣锣开道，往街西的文庙而来。轿子接近道台衙门的时候，礼炮响了。俞鸿图坐在轿子里，由于昨天夜里几乎一夜没有休息，正感到有些昏昏沉沉，炮声把他唤醒了。他在轿子里提了提精神。刚一落轿，俞成赶紧过来打起了轿帘儿。俞鸿图感觉好生气派，细看“棧星门”两侧大大小小的轿子

由庙前一直摆到长街，数百名考生云集文庙门前，恭候学政大人的到来。

旁边早有俞成和教授官等引导，依序鱼贯而行，进入文庙。俞鸿图身着雪雁朝服，头戴蓝色明玻璃顶戴，在大成殿前东侧台阶下行三跪九叩大礼。礼毕，俞鸿图马蹄袖一甩，昂首进入明伦堂。

明伦堂内站满了参加考试的士子们，都在恭候大宗师。堂内左侧，有一块卧碑，碑上刻着顺治九年颁发的御制碑文。俞鸿图在碑前大约三尺左右的矮垫前停住，待差人过来擦拭之后，这才面对着石碑坐下来。

这时，教授官清了清嗓子，大声宣读“卧碑文”：

“一、生员之家，父母贤智者，子当敬爱，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，子既读书明理，当再三愚告，使父母不陷于危亡。二、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，书籍所载忠清事迹，务须互相讲究，凡利国爱民之事，更宜留心。三、生员居心忠厚，正直读书，方有实用，出仕必做良吏，若心术邪刻，读书必无成就，为官必取祸患，行害人之事者，适以自杀其身，当宜思省。四、生员不可干求官长，交结势要，希图进身，若果心善德全，上天知之，必加以福。五、生员当爱身忍性，凡有司衙门，不可轻入，既有切己之事，止许家人代告，不许干与他人词讼，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。六、为学当尊敬先生，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，如有未明，从容再问，毋妄行辩难，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，勿致怠惰，军民一切利病，不许生员上书陈言，如有一言建白，以违制论，黜革治罪。七、生员不许纠党多人，立盟结社，把持官府，武断乡曲。所作